

致何索書

亞青

何索先生：

讀了 Saul Bellow 為你作的傳，覺得像你這種婦人之仁的男人，老是在吃女人的虧，未免太可恨也太可悲！不過拿中譯本（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劉紹銘・顏元叔合譯，初版民國六十年八月）跟原文對照之下，我發現你所受的委屈更多了，尤其是顏先生後半部的譯文錯誤百出，使我不知道如何向你等致歉才是。既然看了你的書，多少也沾上一點喜歡寫信的惡習，你不妨也來讀讀我寫的信吧！

敬愛的劉紹銘先生：

拜讀過您的「致何索書」，知道您的確花了一番工夫為他取個中文名字，並且還逐譯了半本書，還興趣盎然的寫起「何索體」的書信來。您的譯文想必精彩萬分，於是先讀了您譯的部份，感到愛不釋手，再拿原文一對，發現您的譯筆的確高人一等。很遺憾的是，俗語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您的譯

文也有不少「白玉之瑕」，這也許是疏忽或不够謹慎所致。像把 white duck trousers (白帆布褲) 譯為「白喇叭褲」(頁三七，行十四)，celebral palsy canister (腦性小兒麻痺藥罐) 譯為「老年茶葉罐子」(頁五十，行五)，sleepers (小孩穿的睡衣) 誤為「拖鞋」(頁七九，行一)，salt-and-pepper topcoat (椒鹽色的外套) 譯成「舊得發霉的大衣」(頁八三，行一)，wash pants (耐洗的褲子) 譯作「免燙褲子」(頁九二，行一)，Judge Advocate (軍法官) 譯成「檢察官」(頁一〇〇，行十六)，would-be aristocrats (假冒的貴族) 譯為「未來貴族」(頁一四六，行十二)，middy (水手服) 譯成「中庸裝」(頁一八四，行十二)，還有兩位存在主義承先啓後的人物，他們的譯名亦不甚妥當，Kierkegaard 在臺灣的通譯是「齊克果」譯成「吉爾凱高爾」(頁一三七，行六)，Paul Tillich [til'ik] 譯成「泰力」(頁七〇，行一)，顏先生譯成「保羅·迪力喜」(頁二八八，行六)都沒把音譯準。句子的翻譯方面，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Over the p. a. system the management begged the spectators not to throw penis to catch the blades of the skates. 譯成「透過了傳音器，管理處廣播說請觀眾勿把銅板丟到場地上去，否則溜冰鞋的滑輪就會折斷了。」(頁四六，行十七)，這句話很明白的說，不要往溜冰場丟銅板，以免絆住了溜冰鞋的冰刀，如果是帶滑輪的溜冰鞋，也不會嚴重到折斷了輪子。

Why should you be more right out of sheer distraction than they are out of organization? 譯作「你這種遊戲文章又怎見得比語無倫次的話有理？」(頁六六，行七)，很顯然把 organization 看錯了，這句話該譯為「你這種遊戲文章又怎見得比人家條理井然的文章有理？」

I am sure you know the views of [Martin] Buber. It is wrong to turn a man (a subject) into a thing (an object). 譯成了「我相信你一定熟悉普伯的觀點的。他認為把人(主格)變為物(受格)是錯誤的。」(頁八四，行十四)，此地是討論宗教，可不關文法的事，因此括弧裏的都該譯成「主體」與「

客體」。

Because you're a highbrow and married a highbrow broad. 譯成「你自己是高級知識分子而去娶一個高級知識分子。」(頁一〇三，行十七)，顯然沒將原意譯出，這句話是老粗 Sandor 說的，譯作「你是高級知識分子却跟一個高級娼婦結婚。」並不算太過份吧！

At first she looked stuck-up 是「起初她看起來滿神氣活現的……」譯成了「開始認識她的時候，她好像很拘謹……」(頁一〇六，行七)。

There was no stain in the water, where schools of minnows swam. 是「沒有油污的海水，可以見到鯉魚遊來遊去。」却譯成「水裏沒有油污，沒有小魚羣。」(頁一一九，行五)。

But the parts had been distributed. 譯成了「這兩個人所演的角色已經混亂了。」(頁一四六，行七)，意思正好相反，該譯作：「這兩個人所演的角色已經分配好了。」

...said the beautiful, pregnant Madeleine between her teeth. 譯成「……漂亮的馬德琳，懷了孩子的馬德琳咬牙切齒的說。」(頁一六四，行一)，按 between her teeth 是「低聲的」却譯成「咬牙切齒的」。

Calendars were marked well in advance. 是「月曆上的日期，都預先作好了記號。」却譯為「日曆上的日期，還沒有完全過去時就已經塗去。」(頁一六六，行七)。

[Laura's father] Spirited her away. The old Sorcerer. 譯成「靜靜的把她拖走。這個老魔術師。」(頁一七〇，行二)，不如譯作「這個老魔術師把她拐跑」或「神秘的把她帶走」。

Oh, the music! thought Herzog. He fought the insidious blight of nostalgia in New York. 譯作「呀！何索想。他拼命的壓制自己不去想紐約。」(頁一八四，行十一)，顯然是譯錯，該譯成「呀，音樂！何索想。在紐約這地方，他拼命壓制蝕心蝕骨的鄉愁。」

Ziporah's chickens were about to roost. 是「薛蒲娜的鷄也快歇巢了。」非「薛蒲娜的鷄也快生蛋了。」(頁一九一，行十一)。

[Herzog's] Mama's mind was archaic, filled with old legends, with angels and demon. 譯成「何索媽的思想是混亂的，充滿了古代的神話，天使和魔鬼。」(頁一九二，行二)，該譯作「何索媽的思想是古式的，滿腦子古代聖徒的故事，天使和魔鬼。」

您的譯文裏還有一句譯得很粗心：「她(馬德琳)從屋裏出來，盤子上放着酒瓶，酒杯……」(頁九二，行八)，顯然是拘泥於原文所致，這不是該譯成「她從屋裏端着盤子出來，上面放着酒瓶，酒杯……」嗎？譯文裏還有許多細節因為過於瑣碎，不宜提出討論，如果有空把原文與譯文再對照一遍，相信您一定會作很多更動的。

大體上說來，您的譯文是不可多得的，尤其中文詞彙頗為豐富，使譯文生色不少，如能將以上舉出來的錯誤於再版時更正過來，不就盡善盡美了嗎？

敬愛的顏元叔先生：

晚輩一向佩服您在文學批評上所表現的果斷力和魄力，作品好就好，壞就壞，大刀濶斧，毫不因循苟且，語焉不詳。不過現在我們不談這些。您譯的後半部「何索」，的確很令人失望，譯文除了全是死譯和硬譯外，就是一大堆誤譯了。我不禁懷疑起您的英文和中文程度來，不信的話就先看看下面誤譯的單字和片語：totalitarianism (極權主義) 譯成「專制政體」(頁一九，行六)，blazer (鮮艷的運動衣) 譯成「引入注目的帽子」(頁二三，行十一)，space-time continuum (時空的連續體) 譯成「太空時代的「連續」」(頁二四，行五)，Poetic justice (因果報應) 譯成「這是公平的」(頁二三，行六)，miters (法冠或主教冠) 譯作「權杖」(頁二八九，行十五)，unexpected intrusions of beauty (突如其來的

美感)譯為「美麗受到了料想不到的干擾」(頁一九三,行六),blowtorch (汽油吹管)譯成「火把」(頁二九五,行六),life of shame (醜業或皮肉生涯)譯為「羞辱的生涯」(頁二九七,行六),social evil (賁淫)譯成「社會的罪惡」(頁一九七,行十三),Bailiff (監守官)譯成「書記官」(頁三〇四,行一),mesomorph (四肢發達的人)譯為「四肢短小的人」(頁三〇八,行七),fellatio (口交)譯作「雞姦」(頁三〇九,行五),linseed oil (亞麻子油)譯成「桐油」(頁三二四,行一),incipient rickets (初期的軟骨病)譯作「骨骼缺乏鈣質的現象」(頁三一八,行十一),toxemid (血液中毒或血毒症)譯作「血液不潔」(頁三一八,行十一),rainspout (承露或水窠)譯成「水溝」(頁三四三,行五),gilded youth 與 gilded little gentleman 皆為「執袴子弟或大老爺」却譯成「鍍金的少年」(頁三二三,行十四)與「鍍金的小紳士」(頁三四九,行十六),劉紹銘先生將後者譯作「翩翩佳公子」(頁一九〇,行二)亦不佳。Two poky little girls (兩個遲鈍的小女孩)却譯作「兩個肥胖的小女孩」(頁三五〇,行十五),tuberculin test (結核菌檢驗)譯為「肺病測驗」(頁三六四,行一),surface tension of water (水的表面張力)譯成「水面的波浪」(頁三八二,行五),heavy-lidded (厚眼皮的)譯作「嘴唇很厚」(頁三八五,行十四),bumper (車前的防撞器或保險槓)譯成「後擋」(頁三八六,行十七),barrette (扁平帽)譯成「頭髮夾子」(頁三八九,行十一),one dirty summer evening (一個暴風雨的夏夜)譯成「在一個醜陋的夏日晚上」(頁三九二,行十一),甚至把警察局的 sergeant (警官或巡官)譯成「上士」(頁三九六,行十三),contralto solo (女低音獨唱)譯作「唱女中音的」(頁四〇五,行十一),natural history (博物學)譯成「自然的歷史」(頁四四三,行十一)等等,把句子譯得極為離譜的也不勝枚舉。

Run out on fragrant, sexual, high-minded Ramona? Never in a million years 譯成「捨棄高超,充滿性感,渾身芬芳的拉夢娜?一百萬年裏面也不會有一個。」(頁一九八,行十五),Never in a million years, 是「我怎麼會?或我絕對不會。」却譯成「一百萬年裏面也不會有一個。」這年頭像拉夢

娜這種女人可多得是，一點也不稀罕。

But these lectures! For the love of God, Ramona, shat it up 譯成了「但是這些說教：拉夢娜，爲了上帝的愛，請你閉嘴吧。」（頁二〇〇，行十四），for the love of God 是「發發慈悲」或「求求你」，這句話該譯成「還來這一番說教，拉夢娜，求求妳，不要講下去了！」

If I am right, the problem of the world's coherence, and all responsibility for it, becomes mine 譯成「假使我對，那麼世界一切事務的井井有條以及使世界事務井井有條的責任，就成了我的問題。」（頁二〇五，行四），十分費解，不如譯成「假如我不錯的話，那麼世界的統一和統一的責任，不就是我的事嗎？」

Suppose, after all, we are simply a kind of beast, peculiar to this mineral lump (this earth) that runs around in orbit to the sun, then why such loftiness, such great standard? 譯成「畢竟，假使我們只是一種禽獸，是這個環繞太陽而運行的一坯泥土上的特有的禽獸，那麼我們爲什麼有這份高貴的思想與期望，爲什麼有這些崇高的標準？」（頁二一四，行十六），也是語焉不詳，該譯成「假使我們只是這個繞着太陽運行的地球上的一種獸類，那麼我們何崇高顯貴之有？」

- The individual is obliged, or put under pressure, to define "power" as it is defined in politics, and to work out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this for himself. 是「個人不得不或被迫接受政治學上所界說的「權力」，還得自行解決個人行使權力所造成的後果。」譯成「個人不能不在壓力之下，接受政治上所界說的所謂「權威」，而爲自己招致由這種看法所引起的後果。」（頁二一六，行十五）。
- But you will be wondering what happened to "the inspired condition." This is thought to be attainable only in the negative and is so pursued 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in sexual experience, or with the aid of narcotics...是「你將會感到奇怪，什麼是「聖靈充
- 69 •

滿的狀態」，這種狀態據說只能在否定的一面，在哲學與文學的探求裏，以及在性經驗裏得到，或者借助於麻醉劑的功效……」譯成「但是你會感到奇怪，「那充滿靈感的環境」又怎麼樣。這種觀念只能在否定的情況裏達到，是應該從哲學與文學，以及性交經驗中去追求的思想，或者借助於麻醉劑的幫助……」（頁二一七，行五），the inspired condition 在此地是很重要的字眼，前後共出現五次之多，您不是譯成「富有靈感的環境」（頁二一六，行一）即譯作「充滿靈感的環境」（頁二一八，行一，行四，行八）。

It is "good" to electrify a primitive area. 和 Isn't it good to give bread to the hungry, to cloth the naked? 這麼簡單的句子也誤譯成「去電化一個原始地區是「善良的」。」（頁二一七，行九）和「把麵包給饑餓的人，把衣服給裸體的人，是不是善良的？」（頁二一七，行十），前者應該譯作「把一個落後的原始地區電器化，當然是件「好事」。」後者譯為「肚子餓的人給他們麵包吃，沒衣穿的人給他們衣服穿，不是做件好事嗎？」

As if a dog should trot by a bush and set free worlds. 是「好像一隻狗只要跑過一個矮樹叢，就可以把裏面的東西趕出來似的。」譯成「好像一頭狗只要跑過一個灌木叢便散放出來許多的天體一般。」（頁二三〇，行一）。

But he planned a great getaway...crawled through pipes, dug under walls. 是「但是他計劃着一次大逃亡……爬水管和挖牆角等等。」非「但是他計劃着一次大規模的逃亡……爬過許多的下水道，從許多牆下彎了過去……」（頁二三四，行七）。

When each man...had to behave as one of the elect. 譯成「當每一個人……不得不擺出一付顯明的姿態。」（頁二三七，行八）是很明顯的錯誤，該譯作「每個人……時，就擺出一付上帝選民的姿態。」

A marriage was a tender relationship resulting from the overflow of feeling, and all the rest of that. 是「所謂婚姻不過是因為感情泛濫和其他種種所造成的一種脆弱的關係」非「婚姻是一種

溫柔的關係，源之於情感的泛濫以及其他等等。」（頁二五四，行五）。

What good, What lasting good is there in me? 是「那有什麼好處，我到底得了什麼好處？」非「在我身上有什麼善良？」（頁二七六，行十一）

Literate people appropriate all the best things they can find in books, and dress themselves in them just as certain crabs are supposed to beautify themselves with seaweed. 是「讀書識字的人多會引經據典，文飾自己，正如螃蟹會用海藻來裝飾自己一樣。」譯成「會讀書的人從書本裏竊用了一切好的東西，用來打扮自己，就像某些螃蟹用的海藻把牠們自己美化起來。」（頁二九二，行一），最後一句話到底是螃蟹裝飾自己呢？還是海草？

Moses knew that in her heart his recumbent wife [on the tiles] was cursing him. 是「何索當然曉得這時躺在磁磚上的太太，正對他怨氣滿腹。」却譯成「何索知道，在他那位分離了的太太心裏，他還在受到詛咒。」（頁一九四，行五）

——these were better, thought Herzog, than his sinking down during a walk to the store. 是「——何索想，這總要比他走向一家店鋪時，半路上就暈過去好些。」非「——這一切比他身體頹微，坐在路邊的水泥牆上要好多，何索想。」（頁三三八，行一）

He [Herzog] gunned his motor at the spotlight, trying to decide which was the faster route to Harper Avenue. 是「順着探路燈的方向，何索踩下油門，加快車子的速度，看看那一條路最近哈潑街。」非「遇着紅燈停車的時候，何索踏緊油門，使馬達呼呼作響，他想決定那一條路最快到哈潑大街。」（頁三四三，行八）。

[Man is] A creature of deep peculiarities, a web of feeling intricacies and ideas now approaching a level of organization and automatism……是「人是一種極為怪癖的生物，具有錯綜

複雜的感覺和思想，現在已有相當的組織和自動力……」譯成了「人是一種具有生存特點的動物，具有情感思想的複雜交織而成的內心羅網的一種動物，而這種情感觀念的羅網，現在已經接近總組織與自動化……」（頁三五九，行一）。

For this big, nickel-plated pistol, whatever he had vaguely intended yesterday to do with it, he should have left today in……是「不管他昨天胡里胡塗的想拿這隻鍍銀的大手鎗幹什麼，今天他也得把這隻鎗放在……」非「因為，不管他昨天想要用這枝鎗包的手鎗做任何觀念朦朧的事，他今天應該把這支鎗放在……」（頁三八九，行十五）。

…his purpose [was] as intense as it was diffuse……是「……他的企圖可以說又熱切且又散亂……」非「……他的意識的稠密的正像他的目的本身的晦澀……」（頁三九〇，行五）

The motor gave a raw snort and raced smoothly, and the dry rich summer air began to flow in, flavored with exhausted gas. It aggravated his nausea like a forced draft. When the car left the lake front he opened his eyes on the yellow ugliness of 22nd Street. He recognized the familiar look of summer damnation. 是「汽車吼」一聲就穩穩的開走了。乾烈的暑氣混着汽車排出的廢氣吹進來，像一股不自然的氣息，更使何索覺得噁心。車子駛離了湖邊，放眼望去便是午後陽光下又髒又亂的第二十二街。他認出了炎夏淫威下街道的熱面孔。「非」馬達發出沉濁的吼聲，平滑地駛去。而乾燥豐富的夏天空氣開始流入車內，帶着汽車廢氣的味道。這使得何索覺得更為噁心。當車子離開湖邊，他睜開眼便看見了「二十二街黃色的醜陋。他認得出夏天那該死的熟悉面孔。」（頁三九一，行一）

I love my children, but I am the world to them, and bring them nightmares. I had this child by my enemy. And I love her. The sight of her, the odor of her hair, this minute, makes me tremble with love. Isn't it mysterious how I love the child of my enemy? 是「

我愛自己的子女，我是他們的一切，也帶給他們可怕的惡夢。這女孩是我那個負心的人生下來的，可是我愛她。看到女兒的人，嗅到她的髮香，這時，使我愛得心慌。我這麼愛我的負心人生下的孩子，這不是太不可思議嗎？」非「我喜歡我的孩子們，但是對他們而言，我就是這個人間給他們帶來的惡夢，我的這個孩子是我敵人人生下來的。我愛她。她的容貌，她頭髮的芬芳，就在這時候，使我因為愛心而抖顫。我是這樣的愛我的敵人和我生的孩子，這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嗎？」（頁三九三，行十五）。

He does not need meaning as long as such intensity has scope. 是「他不需要追求什麼，只要他的熱情有發揮的餘地就行。」非「他不需要意義，只要這種熱切的範圍很廣就行。」（頁三九四，行四）
This is his personal, brutal version of the popular outlook,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是「這是他個人對衆生相，對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毫不留情的看法。」譯成了「這是他以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大家共有的一種生命看法而形成的殘忍的觀點。」（頁三九六，行七）。

He thought he could make out a certain thickening in her [Madeleine's] face—incipient coarseness. He hoped so. It was only right that some of Gersbach's grossness should rub off on her. 是「他想他可以看出馬德琳的臉上有了些老態——她的臉皮開始粗糙了。那活該。當然，她身上多少要留下粗魯的蓋斯伯蹂躪過的痕跡。」這段精彩的描述却譯成「他覺得她臉上的膚色有某種濃重化的跡象——一種粗糙變化的開端。這是可以預期的。當然，蓋斯伯的粗糙會摩擦在她的身上。」（頁四〇六，行十三）。

Ultimately unknowable, the process behind it [Madeleine's forehead]. See, Moses? We don't know one another. Even that Gersbach, call him any name you like, charlatan... 是「馬德琳的胡盧裏到底賣什麼膏藥，實在不得而知。明白嗎，摩西？我們彼此不熟。就是蓋斯伯，不管你怎麼罵他，罵他是跑江湖的……」非「在這前額之後的情思的過程，在終結處是無法知曉的。你知道嗎，摩西？我

們並不是互相知曉的。就是那個蓋斯伯，無論你用什麼名稱稱呼他，騙子……」（頁四〇七，行十七）。

He made his inventory with a sort of dreamy curiosity about his onetime plan for solitary self-sufficiency—the washer, dryer, the hot-water unit, pure white and gleaming forms into which he had put his dead father's dollars, ugly green, laboriously made, tediously counted, divided in agony among the heirs. 譯成「他以一種夢境似的好奇計算着他一度計劃從事單獨的自給自足生活所採購的用品——洗衣機、乾衣機、熱水機，這些純白發亮的形式吸收了他已死的父親給予他所有的錢，勞苦賺來的錢，花費好長的時間仔細計算，一再推敲分配在他的繼承人之間的錢。」（頁四二五，行十三），可以說全是死譯過來的文字，該譯成「他一邊點清存貨，一邊感到奇怪，他以前竟有離羣索居的計劃——洗衣機、乾燥機、熱水器，這些白亮的東西全是他用先父的錢買下來的，那些花花綠綠辛苦賺來的髒鈔票，算起來討厭，分給後人又苦惱。」

Thanks to Ramona he [Herzog] had no need to be greatly envious is 「幸虧有了拉夢娜，何索沒有醋性大發的必要……」非「感激拉夢娜，何索沒有需要去感到很大的妒嫉……」（頁四二七，行五）。

因為篇幅有限，無法將您誤譯的文句全舉出來，實在很抱歉。這樣的譯文跟坊間琳瑯滿目的劣譯又有何區別？後半部的「何索」中譯，無疑是半部不忍卒讀的「天書」，顏先生對英文的認識會如此膚淺嗎？實在很令人困惑。

何索先生……臺灣的翻譯界很令人失望吧！或許你深居露德村已久，不在意人家跟你有什麼過不去了。歡迎元旦時携女友（還是拉夢娜吧？）到此地觀光。